現代江湖實錄之五 鬥法 由長歌

三〇六：痛苦滋味

汪國昌日：「然，好死脈，唔醫會死，只有半條命。」

在遇到一個怪醫，但一眼睇出我傷了氣脉，話可以同我醫番好。」

滄塵子曰：「乜咁奇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師父，你不信乎？」

滄塵子曰：「我有話不信，不過覺得出奇，何以你界人撞傷，冇耐就會遇到一個怪醫，這件事究竟有冇關連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有，係過了成個禮拜，我晚晚到時到候痛一次，抽筋兩三分鐘，睇過好多醫生，話我有事，個個有一日去飲茶，遇到個怪醫，佢睇了我一眼，問我是否有咯傷，又指出我傷了度氣脉，是否晚晚典席。」

滄塵子聽了，曰：「眞係？」

汪國昌又搵遮阿七手法神奇，滄塵子曰：「咁就好喇，現時點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佢同我施過一次手術，隔兩日痛一次，而且痛楚減輕，師父呀，我所傷只是吓？」

滄塵子曰：「有，係過了成個禮拜，我晚晚到時到候痛一次，抽筋兩三分鐘，睇過好多醫生，話我有事，個個有一日去飲茶，遇到個怪醫，佢睇了我一眼，問我是否有咯傷，又指出我傷了度氣脉，是否晚晚典席。」

滄塵子聽了，曰：「眞係？」

汪國昌又搵遮阿七手法神奇，滄塵子曰：「咁就好喇，現時點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佢同我施過一次手術，隔兩日痛一次，而且痛楚減輕，師父